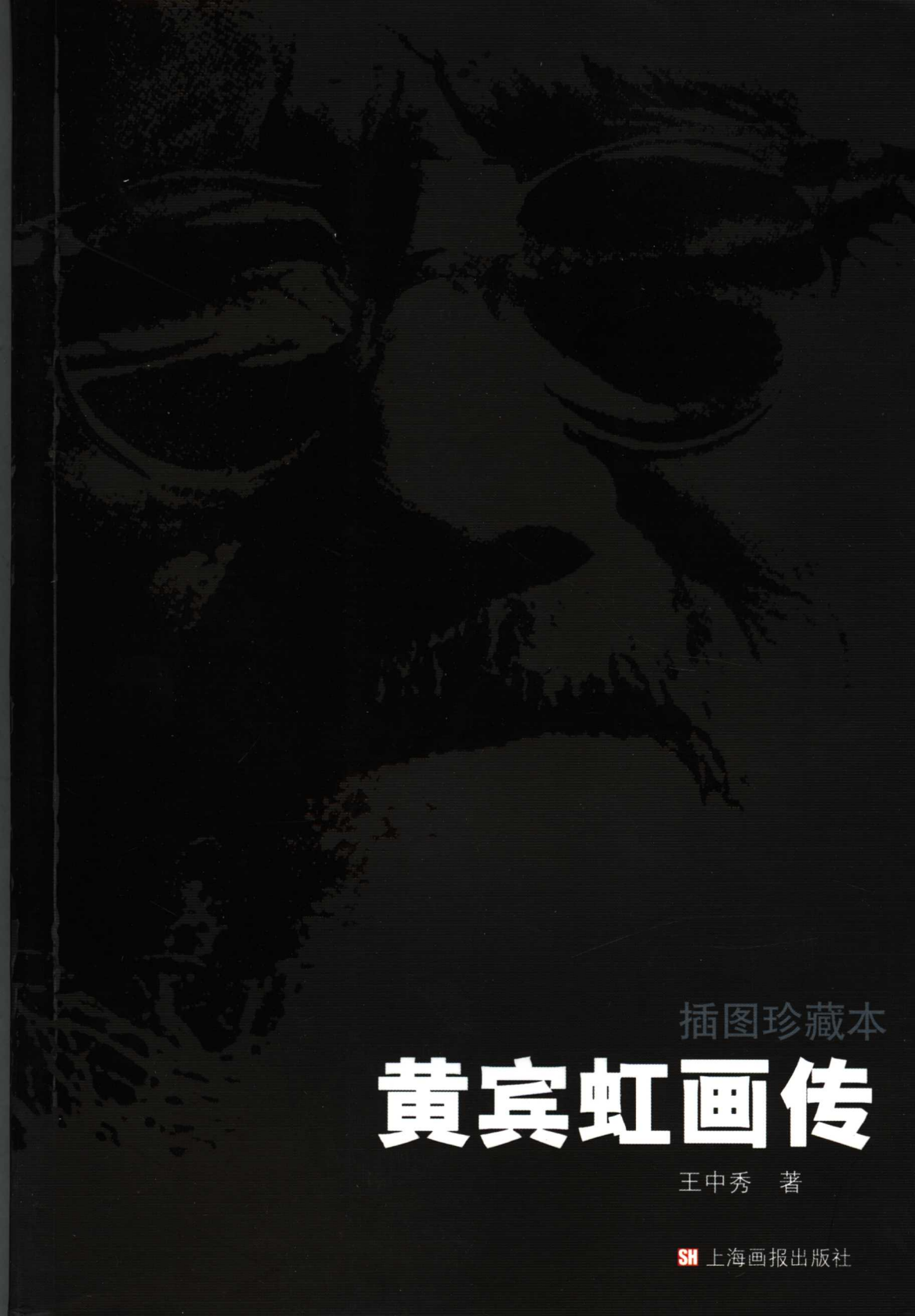




插图珍藏本

黄宾虹画传

王中秀 著

SH 上海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宾虹画传 / 王中秀著. -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5-624-2

I. 黄... II. 王... III. 黄宾虹 (1865 ~ 1955) -
传记 - 画册 IV. K825.7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6144 号

策 划 邓 明

扉页题字 邓 明

责任编辑 戴欣倍

版式设计 三 峡

技术编辑 李 荀

黄宾虹画传

王中秀 著

出版: 上海画报出版社

地址: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上海彩世电脑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65 × 636 1/32

印张: 6.5 印数: 0001-3000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85-624-2/J · 625

定价: 49.00 元

也许冥冥中有一根线绵绵不断，1990年岁暮，有意无意中我真的造访了栖霞岭下老人的故居。那时已是政和国兴的时节，没想到这次不经意的造访，居然将我推上整理老人书画、学术的不归路。

——题记



策 划：邓 明

扉页题字：邓 明

责任编辑：戴欣倍

技术编辑：李 荀

金石书画家润例 7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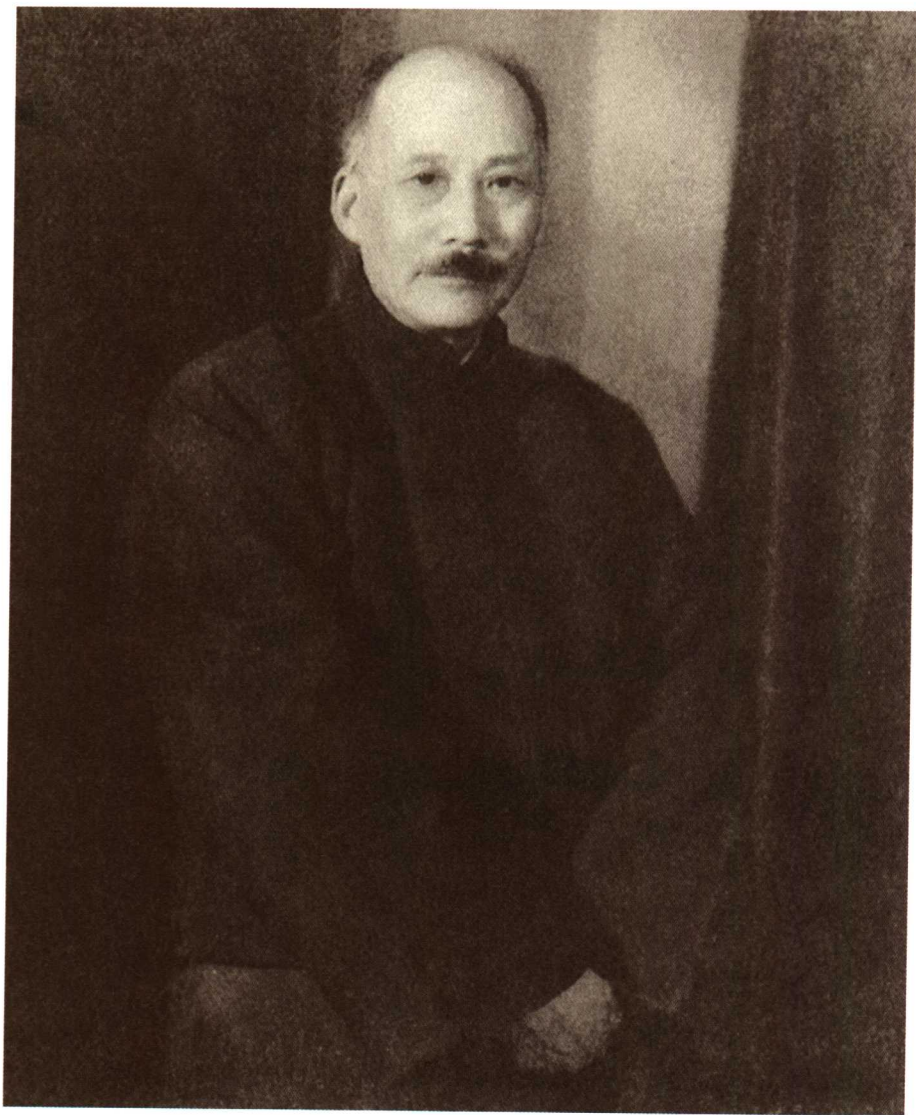
黄宾虹笔墨新探 22.00 元

刘海粟研究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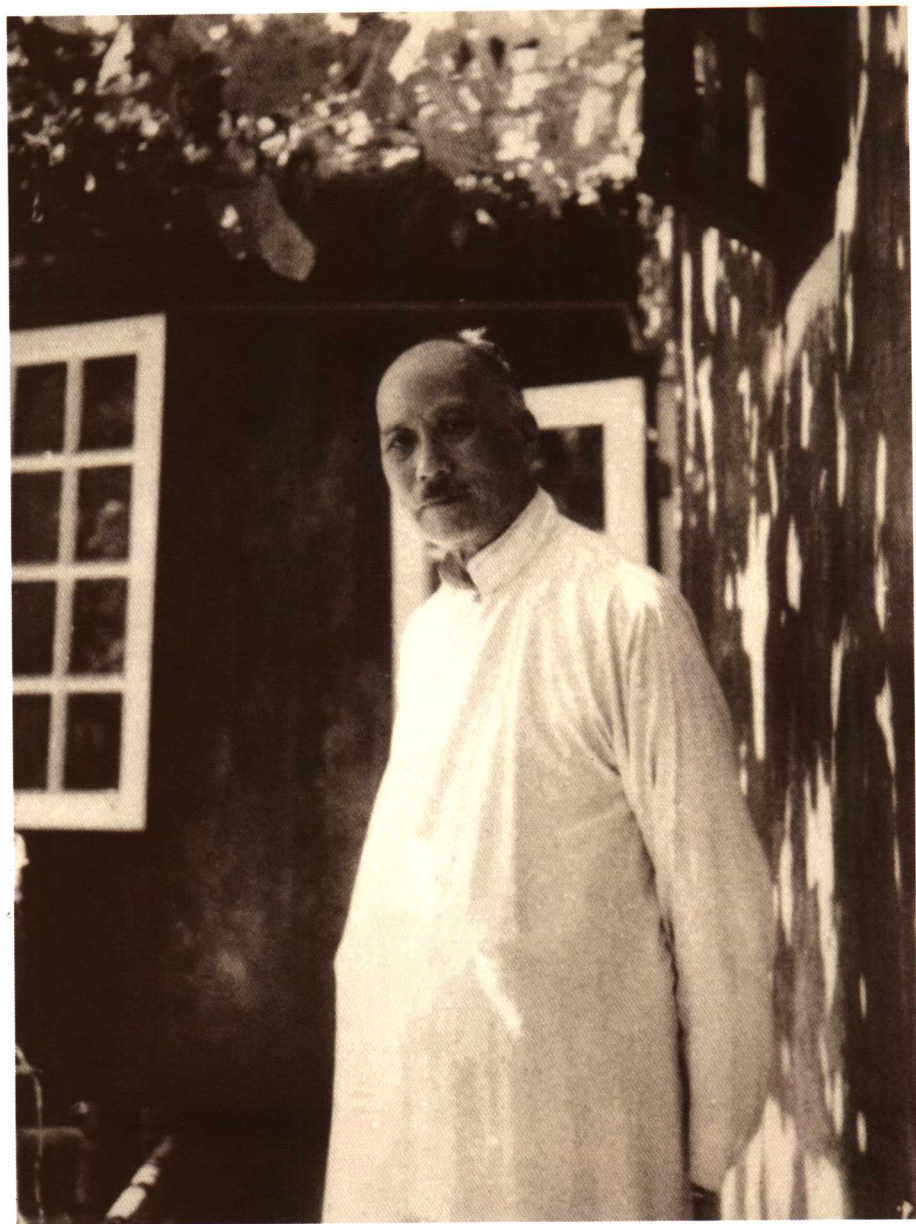
徐悲鸿文集 52.00 元

水墨画 45.00 元

上海画报出版社



30年代中期的黄宾虹 郎静山摄



黄宾虹在香港东山台黄居素双树屏馆下榻处 黄般若摄

黄·王寓言

(代序)

黄者，虹庐黄宾虹夫子，早岁吾微贱时即蒙懂心仪者也；王者，吾学友、画友、文友王中秀兄也。一先贤，一今人，却被丹青纠缠在一起，文化的线，无论相隔多少时和空，倒也能把同心同志的灵魂拴在一根藤上，若有生命附焉，不竭不衰，让吾人真切体会到文化和精神之超越炎凉超越流俗超越市价，超越拍卖行嗒然作响的金槌子，亦超越偏见愚钝超越人生之迷雾和纠葛，而回归其本真本位。长绳若可系日，就请时光暂且倒转吧……

五十年前，在上海徐汇中学红砖深院明窗的欧式教室里，我和年长我一岁的王君恰好于兹同窗苦读，初中生，半大不大，似懂非懂，正痴痴地沉浸于“五四”新文学的春梦。当时灰迫的华山路上有一家小小的旧书铺，仿佛就在“孝友里”北首，便是放学后经常光顾白看白读旧籍的去处。出校门长巷是熙攘的“江北大世界”，百行光怪，草民自乐，人民装和长衫短打杂混共流，也是晚饭前闲逛的人文天堂，当然更其堂皇的要算有着曲栏二层复式的校图书馆了，神州国光社珂罗版影印的图册以及旧版的《芥子园画谱》也曾教我们惊叹莫名。操着浓重江西官话的文学老师李时芬先生则是一位真正热心于教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夫子，他以他的诚恳心血为我们叩开了古典文学的大门，得窥一线灵光。这一切仿佛与“黄”并无瓜葛，然十年既过，当我和中秀兄分别数载各自飘蓬后重逢于徐镇老街食摊惊呼对坐之时，正是由于少时的“二八月乱穿衣”式的文化初乳，铺垫了对于黄宾虹的最初的无任何功利性的狂热，年青而饥渴的我辈方始得知，当年我们沾着口水，翻看旧而泛黄的珂罗版图书竟然神差鬼使般地有着这么一位“黄”先贤的恩泽啊！

青春何在？如梦如烟……“文革”狂飚来袭之际，被列入旧文化残渣的宣纸和画笔以及被废黜的“封、资、修”仍以其之毒与腐在温暖和浇灌着我们年青干涸焦灼无知的心灵，有时明知其毒其腐，然除此而外又何有何能何求呢？“黄”便趁虚而入，以他的点他的明他的晦他的极浓如夜他的极淡无他他的破

过整整三十四年，居然在破书烂纸堆中捡回了它，使它成了我们“攀黄”的实证。当时中秀兄和我都还年轻，一律“童男子”之身，他于此开始了研“黄”、追“黄”、探“黄”之路，那篇文章也居然还在，题曰《梦中，我与黄宾虹对话》（见《春彦私藏录》）。若说中秀兄在学问上的精进，看官看了他的编著目录自可明白，奇可怪欤的是，又居然对照他之新论，总的说法竟没有超越这篇梦谈梦魇之大要，更想不到的是“王”的这梦一发而未收至今未醒，他弃毫废纸，一口气在电脑屏前和“黄”对话了十个寒暑春秋，键盘声中，绿光荧荧，诸君手中这册普及型的《黄宾虹画传》大约亦可谓“王”梦的落英拾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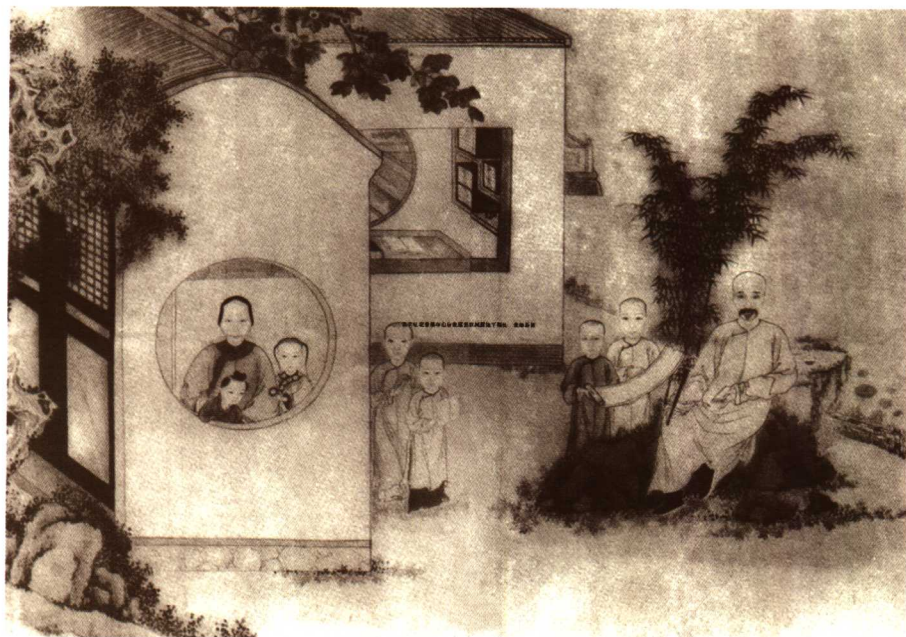
足见历史未必如西哲所言只“永远是今天的历史”，史之不可编造便有庄严肃穆的成色，“王”的敬业和认真是有目共睹的，他之为“史”立于详考的实在，而他之立论又有足够的史实作为后盾，平实而不张狂妄肆，具有旧朴学的骨子，放目西方，但又绝无“二毛子”的西崽流气，学而正焉。这在学风颓靡精神软化之今日，就难能可贵了。再者，“王”在述作之间，因其颇有丹青的笔下功夫，土洋皆备，故于论“黄”之中便有切中之效也。

在“黄”、“王”寓言以及二者的漫长对话中，洒家小谢是无能插话置喙的，那么就让他们梦下去，对话下去，我和诸君就且一起平心静气地观其未止的寓言了。

今岁丙戌之夏确也当得“酷夏”二字，希望我的热话，也当一篇滥竽充数的序吧。

謝春彦 

丙戌七月某夜于海上浅草斋B画室



家庆图 陈春帆作
右二为黄宾虹

目 录

壹	画之初	1
貳	沟通欧亚绘画的尝试	24
叁	浓墨法之变	40
肆	虚实之变	56
伍	炼狱	74
陆	脱化之初	114
柒	阴面山之变	132
捌	简笔画之变	152
	后记	194



1865年。除夕夜。江南古城金华府县城。

虽说是府城，却也不大，城东旌孝门到城西迎恩门，二千米，城南八咏门到城北天星门，一千米。不久前这里刚经历过太平军与清政府官兵的鏖战，给老城厢留下了累累伤痕。二丈多高的城墙外，寒风悲鸣，城内人过年的喜庆气氛，依然给城西南的长仙门口通济桥旁的衰草抹上一层暖色。木桥下冰冷的婺江江水一如千古以来的那样，静静地流淌着。桥太老了。它遍体斑剥陆离，俨然阅尽人间沧桑的老人额头的皱纹，记载着古城的风风雨雨，四年前刚见证了太平天国的骁将侍王李世贤的部队在这里浴血攻破清军的防线，如今它又要见证一个小生命的诞生。



金华铁嶺头故居(已毁)

正当响声大作的爆竹声划破寒空之际，一个小生命应声似地来到人世。他的哭声被室外鞭炮声和阖家欢乐声淹没了。我们不知道今夜今宵此时此刻有多少小生命来到人世，但中国画历史被定格在这一刻。时间：1月27日夜半，旧历乙丑年元日子时。地点：长仙



黄宾虹母亲方氏像

门内侧地势较高被叫做铁嶺头的地方，一家临街的徽商家里。这个小生命就是黄宾虹。

黄宾虹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双倍的喜悦。

黄宾虹的父亲黄定华，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所以取字定三，号鞠如，祖籍安徽歙县潭渡村。古城歙县地处巍峨的黄山脚下，县城也是徽州府的所在地，这里素以山水如画，人文斐然著名于世。然而人多地少，所以自古以来不少人外出经商，久而久之，便有了“徽商半天下”的说法。十四岁那年，黄定华像他前辈老乡那样，小小年纪便到安徽

人麋集的金华，在乡亲铺子里当学徒。由于他埋头苦干，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待年纪稍长，他灵机一动，用集资的办法做起贩布生意。他不避长途跋涉的辛苦，穿梭于金华、苏州之间，以安徽人任劳任怨的“灰骆驼”精神和然诺不苟的诚信，到二十岁那年就在商业圈子里站稳脚跟了。到了1858年那年，眼看夺城如破竹的太平军快要拿下杭州，接下来金华也岌岌可危，家乡与金华之间的交通要断绝了，他当机立断，拿出一笔重金，赶快叫人把健在的母亲和两个还没能自立的兄弟从家乡接到金华来，一起避乱于城外乡下里郑。这里是个离郑店不远的小村落，三面环山，是避乱的好地方。接来不久，金华果然就被太平军的侍王李世贤的部队攻下，在城里建立了大本营。几年后，太平天国被迫退出金华，不久便惨烈地失败了，黄定华回到城里。兵燹后的金华，百业待兴，他抓住机遇，扩大经营，到黄宾虹出生的第二年，开设于闹市的“广达布总号”就有屋宇数十间，生意越做越红火。幼时订婚的安徽妻子汪氏早已去世，他娶了当地望族方氏之女为继室，黄宾虹便是他们两口子的长子。

是年黄定华三十五岁，方氏才二十三岁。这时，母亲去世三年了，老人没有活到长孙出世的这一天。

我们不知道黄宾虹父亲如何度过这个今宵不眠的夜晚，也许他会搓着双手偷偷躲进书房，用画画写字来消化他初为人父的欣喜，我们知道他喜欢忙里偷闲，画画梅花写写大字什么的，对所画的梅花还挺得意的。也许他会走出家门转悠到店里，打点新一年的业务，心里却设计着儿子的前程，自己从小经商，没有机会读书，如今商业有成而功名未就，遗憾要靠这小子来弥补了。

按族谱，黄宾虹排在“懋”字辈，父亲为他取名懋质，又为他取了乳名元吉，无非是生在元旦，吉祥如意的意思（黄宾虹花卉画30年代初有题“元起”“元初”的，便源于此）。和大多数天下父母一样，望子成龙心切，到黄宾虹三岁那年，父亲便以饼饵点心为奖励，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再稍大些，更忙着为他物色好的启蒙老师。

也许黄定华万万没有料到，为使儿子能在功名仕途上飞黄腾达的这一举措，竟使黄宾虹对绘画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兴趣。这件事发生在罗店。

罗店在城北面，离府城十五六里路，是个不算小的城镇。这里有条山路，沿山路上北山，便是金华山脉的赤松山。赤松山，又名卧阳山。“卧阳”也许是“卧羊”的谐音，因为山上错落有致的白石，像群白羊散卧在草丛里。这些石头很有名气，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古时候有个叫黄初平的少年在山上牧羊，一日遇见个仙人，仙人看出他有仙根，便招他到山洞里修道，修了四十多年的道，最后羽化而升天。他道号叫赤松子，所以人称此山为赤松山，山麓有后人所建赤松宫便是祭祀他的。再说那时他哥哥不见弟弟回家，急得满山找，找是找到了，羊群却不见了踪影。哥哥一见便火了，问：“你放的羊呢？羊呢？”两兄弟一个在火里，一个在水里，弟弟指指东面说：“在那里！”哥哥二话不说，扯着他便走，到了那里，只看见不少白石头散伏在草丛里，哪里有羊！哥哥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似地直跺脚，弟弟却不慌不忙，朝那些石头大喝一声：“羊起！”话声落地，那些白石头应声变成数不清的白羊。这就是“叱石成羊”的故事，这里也就成了有名的“黄初平叱石成羊处”。

在黄宾虹六岁的时候，地方上一度不大太平，父亲带全家离开府城

到这里罗店避乱。罗店比里郑大得多，人才也多，便于孩子的启蒙教育。

在罗店，父亲为黄宾虹找到两位启蒙老师，一位叫李国桎，字灼先，一位叫李国棠，字咏棠，是兄弟俩，在罗店以教授生徒谋生，是地方上的名士。他们在金华山有块读书处，名曰憩园。黄宾虹生平第一次游山便是跟随着这两位老师去的。他们自罗店走山路上北山，经黄初平叱石成羊处，沿山麓行至鹿田，那里有有名的金华三洞。由于冰壶洞被沙石堵塞，他们游览了昭真、双龙两洞，当天便下榻在老师的“憩园”，在这里，黄宾虹翻阅了老师的藏书。除教书以外，李灼先还喜欢画画，有时为乡里人家新建的屋宇画画壁饰什么的。从遗留下来的这类作品看，他的绘画水平似乎有限，但做为启蒙老师，他的这种喜好，无疑会引起学生对画画的兴趣。做启蒙老师的，不在于他的专业水平有多高，灌输给学生的知识有多多，只要能在孩子幼小心灵里播下某种兴趣的种子，就是莫大的功德。此际黄宾虹对画画简直着迷了，见到图画便放不下手。他父亲历年来收藏了不少古画，有沈周（白石）的，还有些崇祯、天启年间的，有朋友来，常常拿出来一起观览欣赏，一起谈画论理。这种大人间的话题居然也使年幼的黄宾虹感到浓厚的兴趣。每逢大人看画谈画，黄宾虹便站立一旁，听得入神。他不仅听听而已，还记在心里，乘无人时便依照自己的理解，在纸上东涂西抹。黄宾虹晚年对学者夏承焘说他“六七岁时，即每晨习画两小时，迄今八十年不废”的时候，他肯定是回想起了在罗店过的这段时光。

就是在这段时光里，黄宾虹遇到了第一位影响了他一辈子的画家。

画家姓倪，黄宾虹称他为倪翁。倪翁，萧山人氏，年近半百，流寓罗店。黄宾虹先是认识他过继给倪炳烈的儿子叫倪淦的。倪淦岁数和黄宾虹差不多大，年纪虽小，却能画得一手人物花鸟，常叫黄宾虹羡慕不已。倪翁经常到黄家走动，一则来观赏黄家收藏的古画，一则将自以为得意的画带来供黄宾虹父亲品评。他们很投机，父亲很欣赏倪翁的画，对带来的新作赞不绝口，可是黄宾虹却大不以为然，嘴上不敢说，心里却老犯嘀咕：这些画看上去怎么画得这么潦草，一点点也不好看啊？他老人家能教倪淦画得那么好，怎么自己画得这么一塌糊涂呢？

别瞧倪翁画的好像不怎么地，和黄宾虹父亲谈论起画理来，却是有

板有眼，神乎其神的。这真给黄宾虹蒙了一头雾水。

一次，倪翁说，画画啊，先得把画纸张挂到墙壁上，一天两天三天，不断地对着它看，看看看，直到在白纸上看出画来，然后才能落笔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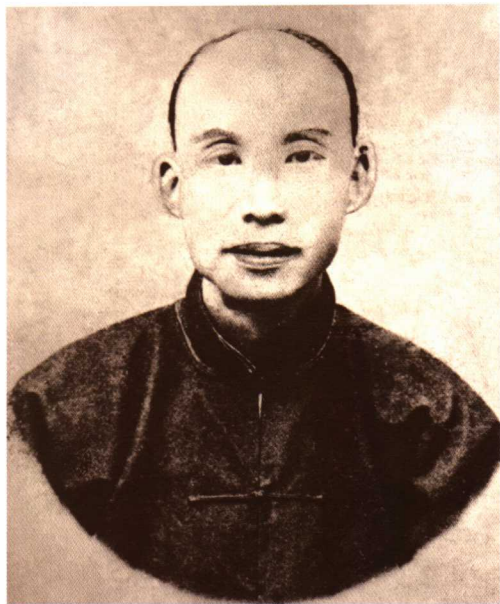
黄宾虹在一侧偷偷暗笑，这老伯太会骗人啦！老伯的这些乱涂的画难道就是这样画出来的吗？画画不就是用笔画吗，干嘛费这么大的劲呀，看白纸，白纸上又能看出什么东西来？骗人吧？黄宾虹再看看父亲脸色，一点没有疑惑的样子，奇怪，他们在玩什么猫抓老鼠的游戏吗？大人间的事真叫人琢磨不透。倪翁一走，他便缠上父亲问个底朝天。

父亲说，你大概不知道唐代王勃“腹稿”的故事吧？这个大文豪每逢要做文章的时候，总是先研好墨汁，然后就拥被倒在床上，他不是去睡觉，而是蒙在被窝里想，肚皮里面打稿子，待打好稿子一跃而起，大笔一挥而就，一个字也不改。倪老伯说的就这个意思，画画讲意在笔先，就是说画画要先在肚皮里打好稿子，胸有成竹才动笔。倪老伯说得很有道理，你还小，大起来就会懂得的。

黄宾虹没想到画画居然还有这么些讲究，心想下次一定要老伯教教自己。只过了一夜，第二天倪翁又来找他父亲聊天了，黄宾虹一见喜从天降，急忙向前请安，请老人指点指点画法。倪翁没料到这个常在一侧不声不响的小孩子居然喜欢画画，没料到还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冷不防被他这么一问，一下子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才好。黄宾虹一看老人不作声，急了，再三再四地求老人教教画法。老人看他这样，才说：“画画啊，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这样才不致于落到画匠一流里去。”听他这么一说，原来画画法就是写字法，也不理他什么是画匠不画匠的，黄宾虹立马就请老人教他写字之法。倪翁说：“写字可难啊，练字先由勉强起手，经过多年下苦功，不断练习，才能够掌握用笔方法。”

这是喜爱画画的黄宾虹第一次听到的直截了当的画理表述，尽管对六七岁的孩子来说，似乎不免太高深了些，难于消化，但给孩子造成的那种似懂非懂朦朦胧胧的意识，强化了黄宾虹一探究竟的意念。他恳求父亲拿出他护如头目的古画来给他参悟和临摹。

也许倪翁压根儿不会想到，他的这些话，竟然在这个孩子幼小的心



青年黄宾虹

田里播下了画学种子。我们在黄宾虹论画的文献里，经常可以发现他这席话的影子。如“画法即书法”，如“笔笔清疏，不可含糊”（与胡朴安书），如“勉强为之，久而久之，始克自然”（《雪庐画社讲演笔录》）等等，这一系列论述，莫不打着它们深深的烙印。

令我们至今惊异不止的是，以书法入画的论述竟出于一位流落在远离金华一隅的老画师之口。倪翁名不见经传，没有画迹流传人世，他的

身世也不可考，他默默无闻的砚耕生涯就留下上面这小小的一个片断。按照黄宾虹关于他此时年近半百的说法来推断，他该属于黄宾虹所说的“道咸画家”一代。黄宾虹晚年有“道咸画学中兴”之说，打算据以重写他二三十年代出版或重版的关于古画发微的著作《古画微》。由于他列举的数十位杰出的道咸画家，对于今天学界和读者来说，除了少数几个画家如赵之谦等以外，一般人绘画的名声不是很显赫，如何绍基、翁同龢这些人，画家的名气远远不及他们书家的名气大。这些画家中的大多数人对读者可能还很冷僻，很陌生。所以黄宾虹的这个论断很叫人迷惑了一阵子。我们知道，弥漫于清代书画界的风气是崇尚法帖，其用笔多流为顺拖，这种用笔笔杆偏里偏右，长处是利于描绘，短处是容易蹈入甜柔乏力的弊病。盛行于清代的四王那萎靡不振的画风便由此而生。自阮元首创南北书派说为先声，道光、咸丰以及同治年间，崇尚北碑的“碑学”成为学界的显学，因此，“三岁童子，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其中尤以包世臣所著《艺舟双楫》影响最大，他关于碑学笔法即逆锋用笔的论述，被康有为誉为“得